

锁链，是柔软的

——戴厚英中短篇小说选

戴厚英创作精品丛书

戴厚英

戴厚英著

锁链，是柔软的

——戴厚英中短篇小说选

内容提要

收入本书的五个中、短篇小说，全部取材于作家所熟悉的故乡生活。她以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，朴素的语言，饱含着强烈而又缠绵的思乡情怀的艺术笔触，描绘淮北边远小镇宝塔集及其相连农村的特异风光，再现生活于这片古老乡土上的男女主人公心灵深处的感情波澜，寄寓作家对故乡人民的深切思念、赞美和热爱。读来亲切自然，感同身受。

戴厚英是近年涌现的引人瞩目的女作家。她的长篇小说《人啊，人！》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《诗人之死》也为广大读者所关注。继此创作的这一批中、短篇小说，作家另换了一副笔墨，致力于追求浓郁的乡土气息，运用白描的手法去刻画人物，在艺术上也颇见功力。

锁链，是柔软的

戴厚英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(广州市永福路44号)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.375印张 1插页 165,000字

1982年12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2次印刷

ISBN 7-5360-2400-2

I·2066 定价：9.60元



目 录

- 1 序
- 1 月色朦胧
- 10 雕像
- 22 高的是秫秫，矮的是
芝麻
- 79 好人安于斯
- 163 锁链，是柔软的……

序

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五个中、短篇小说，是一九八二年春写成的。

我写的是我的故乡，一个偏僻的小镇，以及和她相连的乡村。我热爱故乡，爱她的质朴的风貌，淳厚的人情。我感激故乡，感激她养育了我的生命，滋润了我的心灵。

我离开故乡已经三十多年了。可是我没有忘记故乡，故乡也没有忘记我。当故乡的人们知道我成为所谓作家的時候，都象自己的儿女中了状元那样的高兴。不知书不识字的人都要向我的父母祝贺：“你们养了个争气的闺女！”前年夏天，我在故乡度暑假，乡亲们总是一见面就谈我写的书。一个六十岁的老大娘问我：“二闺女（我在姐妹中排行第二），你咋这么能？能把写的字印到书上去？能不能借一本给俺看看，俺家的老头子认识几个字！”

那里的人们从来不关心文艺界的风风雨雨，因为那与他们毫无关系。然而，当我的作品在报刊上展开讨论的时候，他们却把它当成了一件大事。亲人们把一封又一封书信寄到

我手里：“不论人家说什么话，我们大家都了解你，相信你！”年届七十的父母更对我一声又一声地呼唤：“快点来家吧！再也别写了！水流万里归大海，树叶还是应该落在树底下。”捧读这样的书信，我常常忍不住热泪滂沱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故乡啊，我的母亲！我让你为我牵肠挂肚了……

为了感谢故乡的关切和爱护，我应该为她写点东西。我原想写一部名为《水滴》的长篇，通过故乡这滴水，看一看我们所生活的时代，所走过的道路；也表达我对故乡和祖国的一片深情；我对她的赞美，对她的忧虑。因为还有其他的写作计划和教学任务，我打算把这部书的写作安排在几年之后。

可是想不到今年春天我部分地改变了计划，写出了这些东西。

我是每年春节都要回乡的。可是今年我却羁留在广州。强烈而缠绵的思乡情怀，使我非立即写点关于故乡的东西不可了。

故乡有着古老而曲折的历史，又有写不尽的人物，说不完的故事。我只能在这本集子里先写出她的一鳞半爪，一点一滴。这本薄薄的集子远远不能表达我对故乡的深情厚爱啊！关于故乡，我还有许许多多要说的话。这里只能先把它作为一份菲薄的礼品，奉献给我的故乡，让她知道，她的一个女儿在牵挂着她。我相信有一天，我能够向她奉献出《水滴》，对她尽情地倾吐……

生活是如此丰富多彩，描绘它，也不能只用一副笔墨。在这个集子里，我采取了不同于《人啊，人！》和《诗人之死》的表现方法，致力于追求浓郁的乡土气息。我基本上用白描的手法去刻画人物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对这些人物更合适。

在小说创作领域里，我是一个新手，我的思想和艺术都不成熟。我热切地期待着专家和读者们的批评指教。

作 者

一九八二年二月廿七日

月 色 朦 胧

从狗咬走到鸡叫，常大娘还没有到家。也不知离集还有多远。集头上的宝塔被当作“四旧”扒掉了，变成一堆破碎瓦，也早被盖房的人家偷得一千二净。要不然，走路的人几里路外就能望见宝塔尖，好象望到自己的家门口一样，心里踏实多了，现在叫人怎么认路啊？

脚下火辣辣的痛。年轻的时候，她曾经为自己有一双不满四寸而又周正的小脚骄傲过，可是后来，她越来越不喜欢这双脚了。五个脚趾头四个压在脚底下，磨出了一个个又硬又大的鸡眼，走路痛，阴天下雨更痛。脚脖子也给裹细了，象个麻秸秆儿，一步一忽闪。

昨天下午，住在隔壁的段大婶告诉她，八里庄的“老神仙”死了，问她去不去烧纸。

按说，她可以不去。“老神仙”与她们常家无亲无故，而且，自从儿子结婚以来，集上的所有红白喜事都由儿子出面应酬了，根本不用她操心。

可是，一想到是“老神仙”的丧事，常大娘便觉得非去

不可了。

不错，常家与“老神仙”无亲无故，可是这集上的人谁不知道八里庄的“老神仙”呢？虽说是个一字不识的庄稼主儿，可是会请神医病，能预知吉凶，会算命看相。

而且，常大娘还见过“老神仙”一面呢！

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
那时常大娘因为家里穷，到集上最有钱有势的孙家去当老妈子。听说主人要竞选什么国大代表，不断地请客吃饭，把常大娘累得脚不沾地，人不沾床的。又正好在这当口，孙家的老太太得了重病，老太太要求儿子请“老神仙”给她医病。儿子是进过洋学堂的，不信神。可是为了孝顺，还是把“老神仙”请来了。

那一天，孙家的院子里好热闹。黑压压的一片人，都来看看“老神仙”怎么治病，常大娘也夹在人群中。

“老神仙”是个跛子。除了一对特别明亮的眼睛和特别浓重的眉毛外，没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。可是当他三个呵欠一打，神灵附体的时候，情况就不同了。一跳多高啊！好象两条腿一下子一样长短了。那天请来的是什么神，常大娘已经记不清了。只记得神仙是骑马来的，因为他一下来就叫着“打水饮马！”常大娘将一大碗凉水递给主人，主人将水碗凑到神仙嘴边，只听得一声“叭崩”响，碗边被神仙咬破了，水泼了主人一脸一身。常大娘亲眼看见，主人脸上一寒，腿弯一软，跪下了。

“孙×年幼无知，不知得罪了何方神圣，致使老母得下

大病。现在，孙×愿割股奉母，愿神仙念孙×一片孝心，治好老母的病……”

常大娘还没听懂主人念叨的是什么意思，就见屋内屋外看热闹的人都一起下跪了。

“求神仙保佑！”

好象有谁起了头，接着大家就一起这么喊起来。

“求神仙保佑！”常大娘也跪了下来，大声祈祷着。

保佑谁呢？保佑什么呢？常大娘没有想，其他的人恐怕也都没有想吧！可是常大娘却相信，她真的碰见神仙了。主人的腿弯发软就是证明，自己心里发抖也是证明。

后来，听说主人真的从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肉熬汤给老娘喝了。她相信那是真的，因为主人有好多天抱病不出。他老娘的病果然好了，他也当上了国大代表。

自那以后，常大娘对“老神仙”就生了敬畏之心，有个三灾八难的时候，心里是想把“老神仙”请来问一问，看一看。可是终于因为家里穷，一次也没有请过。

解放后，常大娘家庭境况好转，想到“老神仙”的时候实在不多了。偶然和街坊邻居说起请神弄鬼的事，提到“老神仙”，也都不那么尊敬了，心里更不发抖。而且听说“老神仙”家里分了不少地，带着一帮子儿女巴巴结结种地，神灵也不大来光顾他了。

“唉！不可不信，不可全信！要说真有神，难道解放的事他们也知道了，不敢来了？要说没有吧，为啥那么吓人呢？”有一次常大娘和段大婶说起“老神仙”的时候就发表

了这样的见解。

可是，“文革”开始不久，常大娘对“老神仙”的信仰又增加了几分，因为她们家的运气又变坏了。做小学教师的儿子受到折腾，自己和老伴又被当作“吃闲饭”的人下放到农村，老伴不久就病死了。

每当遇到一件不顺心的事，常大娘就想找“老神仙”问一问：是不是因为扒了集头上的宝塔？可是她可没敢拿一砖一瓦呀！要不，是因为填了集东头的朱洪武老娘的脚印？可是，那早已变成一个水坑，不好行车走人啊！而且，她也没有去挖一锹一铲啊！或者，是因为几年没给祖宗上坟？可是坟地都平了呀！

当然，她没有去找过“老神仙”，她听说“老神仙”也成了“牛鬼蛇神”挨批斗！

“神仙保佑吧！”那些年，常大娘只能常常在心里暗自祷告，灵不灵呢？也没办法检验，反正是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吧！祷告祷告，心里实在些。

这几年，常大娘又转了运。儿子升了小学校长，三十多岁上结了婚，大前年生个胖小子。常大娘的户口也重新迁移回集上，拿到了“红粮本”。常大娘每天抱着白白胖胖的孙子在大街小巷转悠的时候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甜美的滋味。可是一想起那些年吃的苦，想到死去的老伴，又由不得心里酸楚，眼里落泪。于是，她更加虔诚地祷告起来，保佑这老来福不要中断，保佑儿子不受折腾，孙子长大了能上大学。就是为了这个，常大娘才下决心自己下乡去为“老神

仙”烧纸的。

去烧纸吊孝的人真多。可是认真打听一下，大多和常大娘一样，没有几个与“老神仙”沾亲带故，或者真正受过“老神仙”的指点、保佑的。

这有点叫常大娘失望。她原来想，也许人家对“老神仙”知道的比她更多，能讲出许多的故事证明“老神仙”确实非常灵。要不，她的五元钱不是白花了，八里路不是白走了？

“老嫂子，可不能这么想呀！这神仙呀！你要是信他有呢，他就有；你要是不信他有呢，他就无。有总比无好。来不来是咱一点心。纸烧了，心尽了，说不定哪一天咱们还用得着请神保佑呢！”段大婶说。

常大娘一想，也对。来也来了，还想这些干什么？割副驴心肝去敬神，驴也割死了，神也得罪了，犯不着。

所以，常大娘听了段大婶的话，留下来吃主人的“豆腐饭”，明天一早再回家。

谁知道到吃饭的时候，常大娘的信念又动摇了。

十几桌酒席呀，菜也不怎么样。可是席上的人都象个“吃虎子”狼吞虎咽，还说说笑笑。没有一个怕神灵责怪

的。

“又没有饿破脸，来这里就是为了吃顿饭吗？还不如在家里抱孙子呢！”

她真的想起孙子来了。

“奶奶！奶奶！”一个烧纸的老太婆把孙子带来了，鱼刺

卡了喉咙，哇哇地哭了起来。

“别哭，‘老神仙’会听见的！”孩子的奶奶把孙子搂在怀里又吓又哄。

“真没调道儿！把孩子带来干什么？吓着孩子怎么办！”常大娘在心里批评那个老太婆。她更想孙子了。吃过晚饭，她不想在这里过夜了，劝段大婶跟她一起回家去。

“老嫂子，不能走啊！夜里还要拜灵呢！你不看响器班子都请来了吗？”段大婶说。

“不行，俺孙子要闹。儿子、媳妇明天还要去上课呀！”常大娘辩解道。

“要走你走吧！夜里，我替你祷告祷告，求‘老神仙’不要见怪。”段大婶说。

“‘老神仙’也疼自己的孙子，不会见怪吧，他大婶？”常大娘自我安慰地说。

于是，常大娘一个人走上了夜路，趁着朦胧的月色。

秫棵地，又是秫棵地。秫叶子还没打，沙沙沙，沙沙沙，象有人从秫棵里窜出来。

“窜出来干什么？我这六十岁的老太婆还怕强盗吗？”常大娘对着沙沙沙的秫叶子大声地说，给自己壮胆啊！

她有点后悔夜里往家赶了。

总算走出了秫棵。常大娘心里畅快了许多。

小孙子睡了没有呢？一定没有。

“我要奶奶！我要奶奶！”

“奶奶去八里庄给‘老神仙’烧纸去了，明天才回

来。”

“谁是‘老神仙’？烧纸作啥？给我画画！”

“奶奶迷信！”

“啥叫迷信？”

听吧！小孙子和他妈妈在说她呢！她的耳根发烧了。

“啊嚏——”想到这里，常大娘突然打了一个喷嚏。她马上大声地对孙子说：

“乖孩子，奶奶就来了！奶奶信，奶奶不迷。”

步子加快了，似乎忘记了脚痛。

路越走越宽，越走越亮。怎么，这白茫茫的一大片都没有种庄稼？都是路吗？

没见过这么宽的路。不会为我这小脚老太专门开一条这么宽的路吧？

“哎哟！”常大娘觉得脚下踏了空，跌了下去。冰凉，冰凉，是水啊！掉进沟里了。

凉水碰到额头，她突然明白过来，刚才看到的不是路，是沟。她想叫救命，可是嗓子眼儿发干，叫不出来。

“是‘老神仙’罚我来了！”这个念头一闪，她感到沟水更冷了。

“‘老神仙’啊！俺不是心不诚，俺是想孙子啊！您不要淹死俺，俺给您烧香、磕头！”

常大娘闭上眼，在心里祷告起来。

奇怪呀！水不凉了。

稀奇啊！好象沟干了。

常大娘睁开眼，自己已经趴在沟边上了。

“我不会浮水呀！我没有动过呀！怎么上来的呢？……啊啊！‘老神仙’呀！俺明白了，俺回去一定给您烧香磕头！俺再也不敢不信你了！”

常大娘一边爬起来，一边向着在月光下闪着清波的沟水默默祷告。

浑身稀湿的常大娘把儿子、媳妇吓了一跳。媳妇忙着给她换衣服，儿子忙着烧姜茶。

“妈，您老人家半夜往家赶干啥呢？”媳妇心疼地说。

“孩子呢？没闹吗？”常大娘答非所问地说。身子热了，心里也热，泪珠子也滚了下来。真的，这是为啥啊！

“孩子早睡了。”

“你没有对他说奶奶迷信吗？”

“没有。说你到姑姑家给他买糖去了。”

“对，不要对他说……”

常大娘真累了，话没说完，就迷迷糊糊地睡去。

“奶奶，您买的糖呢？”孙子在摇她，已经天亮了么？

可不是，太阳照着屋脊子了。常大娘还没有睡过这么晚呢！她连忙爬起来，穿衣、梳洗，帮助媳妇烧早饭。

一吃罢饭，她就拉起孙子的手：“走，奶奶给你去买糖！”

常大娘拉着孙子往东街上走。初升的太阳照在他们的脸上。街上的商店、小摊已经全部开市。赶早集的乡下人也一阵一阵地往街心上涌。闹闹嚷嚷。亮亮堂堂。夜间发生的一切好象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走到一间杂货店买糖的时候，她

看见了山架上的香烛，这才想起夜里给“老神仙”许下的愿。

买香吗？真的回家烧香磕头吗？她看了看小孙子。

“奶奶，您昨天没到姑姑家给我买糖吗？”小孙子问。

“去了。姑姑给了钱，叫奶奶来家给你买糖。”常大娘这么回答的时候，心里作了决定：不买香。她想，段大婶说得对，神仙呀，你信他，他就有。不信呢，他就无。儿子、媳妇、小孙子都不信，不也过得很好吗？俺也不信，试试看。“‘老神仙’呀‘老神仙’，谁信您，您就到谁家去吧！要不是为了给您烧纸，俺还不会掉到沟里去呢！”

雕 像

我完成了一具裸体雕像，不是维纳斯，也不是自由神。我雕的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，她赤裸着全身跪在一口枯井边。她的干瘪的乳房已经紧贴在胸上，可是她还捏住自己的奶头拼命的挤，要灌往那一眼枯井。她的神态安详而专注。

我不知道自己要表现什么。我心里只有一种既模糊又强烈的感觉，象一缕飘忽不定的令人惆怅的烟云，又象一股不可抗拒的使人感奋的力量。

我心里想着她，我的李奶奶……

是太阳能把石头晒得出油的炎夏。我回到已经十几年未回的故乡宝塔集。父亲的病和亲友们的来往把我弄得疲惫不堪，一有空闲，我就要在竹榻上躺下来。那天，我正在作着白日梦。一阵孩子的笑声和儿歌声把我惊醒，我走到院子里，看见了她。她正在吃力地爬上一个沟坡，身后跟着一群孩子。